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選輯

華玉芳芳乘 參閱

張司農奏疏

疏、 張文

裁革冗食節冗費奏 理財

該總督粮儲侍郎陳淸太監蔡用給事中徐忱各奏太倉銀兩蕩然一空略無積蓄合用措置等因查得

先年各處救荒開行事例有生員納粟者有三考納粟者有軍職納粟者有罪人納粟者有中納塩粮者有給度牒僧道者有採辦礦課者有借貸在京貴戚富室者各循例行之雖足以濟一時之急然利至而害亦隨之所得不補所失我　孝宗皇帝節行禁約蓋懼弊端之復啟而于治體有不便耳豈惟我朝然哉古之人有行之者矣考之前史可見雖以朱元晦之在浙東其救荒糴粟也請告身數百本乞度牒數百本彼豈不知名器不可假哉異端不可長哉衣以

御舟。帶以烇燈。國勢至此，危急已極。雖大賢君子，亦無如之何也。近府都御史楊一清等，旁及納粟之例，太監秦文等，倣啓開礦之端，給事中徐忱，謂禁例不必拘，戶部謂成規不必泥，雖不明言所以，而其意各有在矣，臣等惟我朝廷富有四海，自祖宗以來，百五十年之積，其帑藏充牣，亘古莫及，宜乎取之不窮，用之不竭，而一旦空乏，遂至於此，取之州縣也，而州縣困憊，取之於民也，而民窮財盡，取之隣國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孰吾鄰乎，倣之前各例也，而又

有言其便者、有言其不便者、甲可乙否、言人人殊、誰適從哉、所以諸臣之奏、非不切至、 朝廷命下、近及一月、而舉朝相顧悠悠、曾何一人有所獻納耶、總理財賦。固戶曹之職。而經制國用。均之爲大臣宰相事也。 陛下固當內謀之諸老、外責之九卿、令日何道可以生財、何術可以經國、攷古今之成迹、其人可法按近日之故典、其事可行、或采擷陳言、或兼收遺策俱要講求明白、區畫停當、雖意見各出不必雷同、而事理重大、所宜盡一、且沃焦拯溺之勢緩、則事不及

淋朔以億萬之積不出數月之內廢供用有數而倉卒不至於無辦矣生財尤莫先于節用近年冗食之費積漸至今固非一日頃來尤甚供億愈難　陛下合無勅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匠禮部于光祿寺司禮監于內府各監局查理各項冗費又命下戶部約　祖宗以來官兵吏匠及本部每歲賦入之數酌取其中以爲定制以十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山陝各邊兵荒非常之事此外如土木齋醮遊賞宴樂貴戚近幸無名之賞不經之費悉從裁

節。不致妄用，情出禮約，費從事省。期以數歲，積蓄有餘，物力稍紓，自然富强矣。否則雖以泥沙爲粟，瓦礫爲金而用之無節，安得不乏。古人有言，國用盈虛，在於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必盈。此爲至論。伏乞 聖明留意等因，題奉 聖旨，這本所言經制國用重事，戶部便會同各官從長議處，逐一開具明白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會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官，查得京庫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

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額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京衛官軍俸銀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得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本部題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之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太

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十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詔書蠲免入既虧于原額而歲用仍過于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萬餘兩遼東預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蓋邊方緊急粮艸缺乏之鎮巡等官內外奏討之數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

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容雲紫荊居庸倒馬等處召買糧料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虛財用何由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實漏巵鄧林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

于前代靡麗之習。漸長于昔。而欲變制以周倉卒之取。豈不難哉。竊嘗上觀往古。下迄唐宋。遠探先王之制。近觀 祖宗之法。莫不以財貨量入爲節。以勤儉愛惜爲本。以奢靡妄費爲戒。蓋因生之有限。用之無窮。若不撙節于平日。何以克濟于臨時。然節撙之道。未有不自君身始者。伏望 陛下天命至重 祖業至大。民事至艱。躬履儉約。爲天下先。俯將臣等議擬條件。留神覽察。斷在必行。庶乎轉嗇以爲豐。伸縮以爲贏。濟一時之用。培萬年之基。臣等下情不勝仰望

一裁冗食、查得近奉詔書、并各衙門奏行事理、已將冗濫官員軍匠、通行裁革、但其間裁革尚有未盡、亦有已蒙裁革、仍復買緣希圖照舊管事者、以致冗食加舊、支費不經、夫當此匱乏之時、而不爲裁革變通之計、何以裕民生而足國用哉、合無禮部將光祿寺遞年科徵雞鵝等項廚料、通行查革、但係不急之用盡行裁省

一崇尚節儉、臣等竊觀自古人君莫不以勤儉興國、奢靡壞政、漢文帝躬衣弋綈、集皂囊爲帷、惜中人之

産罷露臺之費以致海內殷富、是其明驗邇者　皇
上體念民窮財竭、風俗僭侈、特勑文武百官不得僭
用玄黃紫三色、及軍民下賤、不得衣羅段紵絲、三品
以下、暑月不得執扇用、蓋中外聞之、莫不歡欣稱頌
以爲　陛下躬行儉約、其效必肇于此矣、蓋人君一
身萬化之本、君能自行、則不令而從、君不能自行、則
雖令不從、臣等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憂
國用匱乏之極、守恭履儉、崇尚節約、一銀一錢之微、
皆爲小民之脂膏、一衣一帛之細、皆係庫藏之官物、

省無益之工罷不急之用仍乞勅司禮監御用等監

凡百　上用輿馬服飾器用玩好屏去淫巧務從朴

素使度數不增于前而法可垂于後矣再乞勅光祿

寺查勘內外近侍官員日逐費用卓席酒肉等項但

係濫費應該減革者奏請節省使天下臣民仰觀

聖意所在翕然向化則儉約之風可與奢靡之俗可

革而財利之用自足矣

一裁革冗費仰惟我　祖宗之朝財賦皆有定制費

出亦有常經如天下歲辦京庫銀兩共一百四十九

萬歲用則僅該九十餘萬兩漕運賑䘏共三百七十萬石歲支則僅該三百餘萬其他若料草州來絹布花絨與夫光祿寺廚料內府顏料等項大率類此。是即所謂十分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兵荒之用者也近年以來官兵吏匠冗食日增水旱災傷逋負日盛加以土木迭興齋醮繼作勳戚貴臣賞賚不貲宴席遊賞發出無無紀司兵柄者不計錢粮之費掌財賦者惟圖儲蓄之多。姑以大者言之如內承運庫自來承造金冊只用在庫金兩近來累稱不敷索取下外

戶部節次買過金一萬四千八百餘兩本庫銀兩止備軍官折俸等項支用。自弘治十五年到今。戶部併

此時內帑已傷然九邊年例尚不甚多今則項增千萬共何以支

太倉進過銀不下三四百萬兩錦衣衛官軍月糧成化五年一月止該支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四萬五千餘石。武驤右衛勇士月糧成化八年一月止該一千五百九十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五千餘石軍士冬衣布疋。成化十三年止該一十九萬六千八百餘疋。弘治十四年以後則支二十三萬餘疋。內承運庫絹疋。弘治十四年以

前歲支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以後年分增至三十一萬餘疋。又如光祿寺先年增派廚料等項俱彀歲用。近年累奏不敷。借過太倉銀十萬餘兩。先年各邊除原派料艸之外。歲該送銀四十八萬兩。自弘治十三年。山陝用兵及近日宣大二鎮虜寇爲患解過銀八百餘萬兩。又如京營人馬。舊無聽征。而今有聽征止給艸料之例。近京關隘舊無防守。而今有新設防守官軍之名。調度愈繁則供餉愈急。國用愈竭則上下愈困。爲今之計。若不急爲裁節。年復一年。

嗟賸何及合無戶部約　祖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統以前歲用之則酌為中制永示遵守今後非成造上用物件及王府寶冊等不得用金非　聖旦千秋等重事不得用銀管事人員悉遵舊制不得纖毫浪費及因而花消粧造佛像併捐稱齋醮賞賜等項名色朦朧奏討該部每年仍扣筭進送銀兩不過五十萬兩之數其在京官兵匠役但係傳陞收充等項各該衙門作急查奏曾奉　旨裁革者悉從原　旨存留者照例支與俸粮一半及今光祿寺供應悉從裁

減務復　祖宗之舊制敦清儉之美俗至若軍旅重
事雖兵部所司其間錢糧。多係先行具奏然後開咨
戶部知會撥辦事體實有未宜況國計盈縮事例應
否。一時計處未必皆當今後凡調度人馬招募軍士
等項係干錢糧者俱要會同戶部計議而行此外凡
有冗費可節者聽戶部逐一查出奏請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九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慤人

王有孚尹玉參閱

毛公集

疏　　毛紀

乞停遣使西域疏　乞停遣使

切照烏思藏地方、僻在西陲數萬里之外、其地習俗鄙惡、語言侏離、與中國懸絕、中國之人、亦鮮有至其

地者　祖宗之時番僧雖嘗入貢賜以法王國師等號不過因而命之空名虛秩居其本土藉以撫化番衆使無擾我邊境而已非崇信其教留居中國令入禁內如前代之事佛求福者比也前代事佛求福反更得禍史冊載之可爲萬世之明鑑仰惟　陛下聖仁神武天縱聰明蚤在春宮懋學毓德繼膺寶祚任賢圖治天下之人拭目延頸以望太平今無故而爲此舉朝野聞之咸加駭異以爲堂堂天朝衣冠文物之區道德綱常之化而傾從事於夷狄之陋哉且興

端邪說人人皆知其非聖明在上詎肯崇信臣亦知此非出於　陛下之本意也實由番徒造爲一切幻妄怪誕之說上瀆聖聰　陛下偶爾聽之不計其累一至於此況本夷年例進貢自有舊定常格差遣伴送亦有通事人員揆之事體似不可以煩朝廷近臣之往番供送也雖曰先朝嘗有此例當時庶政修舉教化大行海內富庶百姓安樂偶一行之亦不甚損即今各處災異頻仍人民困苦盜賊生發虜寇猖獗兵戈相尋未已倉庫所在空虛而四川等處腹裏之

患甫平松潘之警繼至倉猝滿目呻吟滿耳地方之疲敝極矣當此之時正宜勞心竭力多方拯濟猶恐弗及尚忍復　騷擾煩費之舉哉昔漢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于古稱之以爲美談夫光武七制之賢君也而况不爲光武者乎伏望　陛下俯察愚忠收回成命以彰乾剛之斷離照之明使天下後世稱爲堯舜之聖實臣等之至願也

乞休疏　乞休

奉上以敬旨救嚼

非聖諭國家政事商確可否然後施行誠内閣本等

職顧臣才疎望淺、不能仰承明命、如近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問、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確矣、而皆斷自聖心、臣等所陳愚見、未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于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 祖宗以來、所未有者、亦朝廷之大事也。皆出中旨、臣等不得與聞、是知宣召徒勤。而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而詰責隨加。微臣雖有體國之心。何能自盡。欲求勉修職以仰副聖諭、臣自知其不能也。宋司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于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

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蓋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臣于 陛下敢亦以爲告況所謂信結朋奸背君執私有一于此罪不止于罷黜而已正臣平日之所痛憤而深惡之者今 陛下以之疑臣臣忝爲輔佐而可一日安乎其位而靦焉朝宁之間班行之上者憂勞頓挫之餘夙疾增劇乞賜矜察特允休致以全終始然臣犬馬之心無以爲報尤望 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

石公

疏

石珤

慎守祖宗家法疏　太后謁廟

臣伏覩御劄及傳諭，欲於世廟告成，奉安神主之後，（周禮王與后共祭祀，則后固已謁廟。然古禮與今異，生又太后亦無奉於太廟也。）奉聖母章聖皇太后親詣廟所謁，臣已同費宏、楊一清、賈詠等據禮正對，未奉明旨，今早司禮監官復傳聖意，欲令禮部即具儀注，臣仰窺聖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臣愚不敢默然以誤君父於過舉也。臣惟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宮之後，未有無故復出者。又太

廟尊嚴、上同於天、乃　天子對越神靈之所、非時享祫祭、雖天子亦未有輕易輒入者、而況於后妃乎、其曰后妃廟見、即今之奉先殿是也　聖祖神孫、累經參酌、行之百五十餘年、　列聖相承、已爲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議及、豈至於今日得遽爲變更之說哉、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我　祖宗天生神聖、明物察倫、創始詒謀、以垂永久、萬世聖子神孫之大範也、有所舉動、遵而行之、若爲圓者之有規、爲方者之有矩、擬之議之

毫釐不爽，則今日家法，即　祖宗當時之家法，今日治功，即　祖宗當時之治功，夫何間然之有，釋此不務，而顧聽紛紛之言曰，國初之禮，有未備，今日之廟有不同，任意徇情，一切自用，彼容悅幸臣，豈有愛君之實哉，　陛下聰明睿智，出於天縱，雖曰有所撰作不謀而合，然聖不自聖，尤且法　祖宗之道，况一代開創之興主，多少運思，多少歷事，以立後世之法，恐亦有未易以度越者哉，臣愚以為　祖宗之法，不可輕變者如此，抑臣聞之，乾剛坤柔，陰陽分定，各止其

所不相侵越是故古之人男治外女治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曰正宮闈以正朝廷又曰正家而天下定其所以愼其防者如此漢唐之季世事不師古陰盛抗陽女禍時作夷狄侵擾羣小得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以 陛下乾剛中正之資爲天地百神生民之主豈宜輕變 祖宗之法致使太后無故輒由正門出入輒入太廟街門來往坤類行乾之事陰乃冐陽之位其幾既見不容但已異時縱無後患然亦豈可不加之慮哉臣樸鄙之臣輔導無狀固不足言誠恐

上爲聖德之慮有非小小以故不敢阿諛苟容狐疑觀聽以成君父之過以負天地之恩也伏望聖明思乾坤陰陽之義畏 祖宗創建之法謹天下萬世之防務抑其情以合於道所有謁廟儀注速賜停止以成大孝之德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記

滹沱河記　滹沱河

恒山之陽有鉅川焉曰滹沱源出代郡泰戲山下匯爲三泉流稍延漫循太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之海

按班固叙禹貢九河所謂徒駭者是也。至宋蔡沉疑之盖亦惑於夾石碣石之說遂以九河皆淪没於海滹沱中高不與大河相涉夫九河固淪沒於海九河之源豈亦淪没乎滹沱固不與大河相涉然所謂九河亦猶九川云爾豈謂大河播而爲九乎故知山川經絡苟非目覩身歷而欲據文字定之鮮有不失者矣是則滹沱亦未見其的不爲徒駭也顧太行以東地勢頓下且河道淤沙窪壅不常傍無潤壑以瀦水怒故霖潦相仍山谷諸流叢奔會趨洶湧而至敗城

此辨亦理明然

郭、没田廬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禹貢舊道既不可見而西漢於此置蒲吾渠通漕舡亦湮滅無跡豈非亦以水之害甚不可疏瀹而廢歟河經槀城自國初至今不知凡幾徙成化壬寅始迫城下淨土寺沒焉自後每秋漲至則氾濫於縣三五十里市野皇皇無所遯棲適有天幸未爲洿沼弘治六年太守張君淑始開新河於郡南費以萬計未再逾夏水大入復趨故道功竟不成老氓相傳云是河不宜修築惟祭則可蓋神明之也嗚呼禮諸侯得祭其境內山川則祭

典固不可缺然禦災捍患以寧邦家爲民父母者職也往者宣防之塞近時張秋之築　在疏理之功亦豈可少哉顧得其要與宜耳誠使善工相高下并順逆遲以度凡鑿山開源廣拓水境要其上流而放之寧棄百里地以全城池則雖鑽龍門析伊闕尚可爲也而此獨難哉不然爲石隄以限之亦再歲之利也又其上者平政惠民薄聚斂省刑罰尊老慈幼修祭祀順天時使各得其所則火炎上水潤下百川用寧無墊溺之苦雖古昔賢者之論豈能外乎是哉若復

廷之。是洪範可遂廢。而天下之害。付之末如何矣。智者試反而思之。萬一得其效。豈以某之言爲老生之談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慤人
　　　　　　　　　蔡　樅季直　參閱

王文成公文集

疏　　　　　　　　王守仁

陳言邊務疏　邊務

邇者竊見　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　聖主

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況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託愼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鄙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轍改轍之機也此在 陛下必宜自有所

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

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勳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著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　朝廷會議推舉因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孔郭知此然亦未皆當今閫外之此也）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剛之徒以爲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焉如虜寇長驅而入不知　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

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蓋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拔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礲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較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

此養成人才要務也

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

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涖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后有所警於后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

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武臣之能濟多不才所黜也名擯棄於閑散之地要人便見過失耳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

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是時中費多損兵甚）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于本功故欲出師）日。遂聞出師。竊以為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為居。射生畜以為

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

詔諸將察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

文成善用兵此亦見一端

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察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

又措處邊務心事

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閒。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京軍恐未必肯就農業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冠

至則授甲歸屯。遙為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發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　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為曲全之地

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正德時多此弊）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門之賓緣皆以權力而强委之也彼需求刻剥騷擾道路伏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邉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徇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 陛下手勑

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　國恩，喻以虜讐，明以天倫，激

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洩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　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僞逃或擣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令邊關守帥人

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虜示之以形邀塞不得不應）一以為當救一以為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以中朝之情揣制將之推委不省情而責形也）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為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為失機養威畜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

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洩，我師既逸，我

嬰城不戰，當令將帥皆曉此策矣

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罔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繇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之所共

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拘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為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 陛下不忽其微乞 勑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即為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文務欲責以實効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為 國惓惓之至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軍功賞罰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覩 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

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勦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爲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

之外、加美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

必○用○非○常○賞○罰○乃○能○鼓○舞○振○作○○○○○

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獠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

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剿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黄秀魁池大鬢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剿、不過遥為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為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

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卷查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為盜賊之日滋、繇於招

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緣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

〇兵〇力〇不〇足〇緣〇賞〇罰〇不行此論甚確蓋誠據實情詞

足緣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為 陛下畧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

然則剿固可撫其亦可寄也

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為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鬬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

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讐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繇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刼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使民有不從賊之害從賊之利害之實可慮）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民有究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繇於招撫

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齊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稇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

剿捕聊為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視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

官吏因循已成格套

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為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

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綏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强虜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千令罰政亦復如此）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

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繇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　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

罰在于當時則人心易驚振起

不倚重于狼兵此亦大有擔當處

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群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爲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

贛、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令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叅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行刼掠、賊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干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叅究、决不輕

賊等因、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繇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　勑兵部

俯采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咎、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徃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 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為 陛下盡言、 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逭咎罪於萬一、緣係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理、為

此具本請　旨

攻治盜賊二策疏　巡撫

臣等恭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　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旣號令旣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繇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爲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爲後先如此

二說數陳明暢可喜可然

此是治小盜小寇之策

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

賊强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類而深逃。迯於鋒刃所
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狠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
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
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
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軸已空。種不入土。而營
建所輸。四征未巳。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
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
夫縣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
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

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 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添設平和縣治疏　添設縣治

平和縣故漳州府南靖縣地，因與縣治懸遠府難謀，立縣平和以鎮民撫盜。

爲照建立縣治，固係禦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臣特督兵其地，親行訪詢父老，訊咨道路，衆口一詞，莫不舉手願望，仰心樂從，旦夕皇皇，惟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已伐木舂土，雜然並作，裹糧趨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

議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為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衆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灘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民稱山寨築山林往往在此）無有逃遯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為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為開縣治於

河頭以控制群巢、於勢爲便。雖使民甚不欲。猶將強而從之。況其祇望欣趣若此。亦何憚而不爲。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葢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脣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畧已備。不過數月、可無督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爲者、惟縣治學校須 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

所逃其責令新撫之民群聚於河頭者一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爲辭然已無救於事矣緣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議夾勦方畧疏　會勦湖寇

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爲緊急賊情事備行討處兵糧約會三省將上猶縣等處賊巢剋期九月中進

勅等因遵依隨將本道兵糧事宜計呈本院轉達奏
聞定奪外隨據南安府上猶大庾等縣申稱賊勢少
挫若乘此機會直搗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但聞
湖廣之兵旣已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久復調
（據副使[illegible][illegible]指畫地形賊事）
狼兵未有定期謹按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
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
該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止于仁化縣要害把截
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浰頭賊巢與廣東龍川
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

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止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自有先後。舉動次第。不相妨礙。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之兵齊集。然後進勦。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合將前項事宜。約會三省。以次漸舉。庶兵力不竭。糧餉可省。等因據呈到臣。看得三省夾攻。必須彼此尅期定日。同時並舉。斯乃事體之常。然兵無定勢。謀

貴從時苟勢或因地而異便則事宜量力以乘機三省賊巢連絡千里雖聲勢相因而其間亦自有種類

惟賊情自分故可次第殲擒

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性習誠使三省之兵皆已齊備會約並進夫豈不善但今廣東狼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

兵久不決必有變生故不待會合可集則擊

兩省之兵既集久頓而不進賊必驚疑愈生其奸悍者奔突黠者潛逃老師糜財意外之虞乘間而起雖有智者難善其後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遂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

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遞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撫諭以離其黨而後可次第遞次）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苟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之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茂有不濟

者矣臣竊以為因地之宜先後合擊之便除臣遵照
兵部咨來題奉 欽依會兵征勦亦聽隨宜會議施
行事理已將前項事宜移咨廣東湖廣總督巡撫等
官知會一面相機行事外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
為此具本題 知

立崇義縣治疏 添設縣治

據江西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叅議黃宏會
呈據南安府知府季 呈備所屬致仕省祭義官監
生楊仲貴等呈稱上猶等縣橫水左溪長流桶岡關

田鷄湖等處賊巢共計八十餘處界乎三縣之中東西南北相去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人跡罕到其初賊原係廣東流來先年奉巡撫都御史金澤行令安插于此不過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長日蕃羽翼漸多居民受其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又且潛引萬安龍泉等縣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藝遊食之人雜處于內分群聚黨動以萬計始漸虜掠鄉村後乃攻刼郡縣近年肆無忌憚遂立總兵僭擬王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今年奏

聞征勦蒙本院親率諸軍擣其巢穴

叙事亦詳明

擒其首惡妖氛爲之掃蕩地方爲之底寧三縣之民
懽欣鼓舞如獲更生訪得各縣流來之賊自聞夾攻
消息陸續逃出頗衆但恐大兵撤後未免復聚爲患
合無三縣適中去處建立縣治實爲久安長治之策
等因備錄呈詳奉批看得橫水開建縣治實亦事不
容已但未經奏請須候　命下方可決議兼之工程
浩大一時恐未易就今賊勢雖平漸殄尚有且宜遵
照本院欽奉　勑諭隨宜處置事理先於橫水建立
隘所以備目前不測之虞除委典史梁儀等一面豎

立木柵，修築土城，修建營房外，查得橫水附近隘所，如至坪厰湖頭塘等處，盜賊既平，已爲虛設。其附近村寨，如白面長潭杰壩石玉過步果木烏溪水眼等處居民，訪得多係通賊窩主，及各縣城郭村寨，亦多有通賊之人。合將各隘隘夫，悉行撥守橫水，其通賊人戶，盡數查出，編充隘夫，永遠守把，其不係通賊者，量行多寡，抽選編僉，輪班更替，務足一千餘名之數。責委屬官一員統領，常川守把，遇有殘黨嘯聚山沒，即便相機勦捕，候縣治既立，人煙輳集，地方果已寧

請再行議處裁損其開建縣治該道會同覆審無異轉呈到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前地方大盜既已平蕩後患所當預防今議立縣治并巡司等衙門懲前慮後杜漸防微實皆地方至計及查得橫水議建縣治處所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因地名縣亦為相應如蒙

皇上憫念地方屢遭荼毒乞　勑該部俯順民情從長議處早賜施行并儒學巡司等衙門一體銓選官員鑄給印信如此則三省殘孽有控

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無潛匿之所而不敢逃。變盜賊強梁之區，為禮義冠裳之地。久安長治，無出於此。

浰頭捷音疏　南贛盜賊

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郴，在贛州之浰頭岑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境於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為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奉　勅諭，及查照兵部咨示方畧，初議先攻橫

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浰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浰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効生員黃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劉遜劉粗眉溫仲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即池大鬢、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爲憑。待金巢等到官後。果無他說。我等遣人

文成用兵妙[illegible]離散黨與爲主

出投亦未為晚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為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功於是籍其衆五百餘

此時駕馭亦頗不易

悉以為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之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寧高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求隨衆立功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

禦之備、以防其暴。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事。旬日之間。至者數十。問所以攻巢之策。皆以此賊狡詐兇悍非比他賊。其出劫行剿。皆有深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　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此兩經夾剿。皆狠兵二三萬。竟亦不能大捷。後雖敗遯。所殺傷亦畧相當。近年以來。姦謀愈熟。惡焰益熾官府無可柰何、每以調狠兵恐之。彼輒譏曰狠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

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陷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按咸所以立禍不消狼兵也）今已僭號設官姧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卑恐難濟臣以爲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狃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此是兵機）乃爲密畫方畧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據隘遏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咨爲之防非敢

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囘兵自浰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爲臣等實有爲（此賊非能進攻）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爲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讐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囘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僣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

督等偽官使倸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偽授盧珂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即陽怒以爲爾等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令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

文成固多智池賊亦大憨宜其札會也

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以

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先遣人歸集其衆候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諭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浰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後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襲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

遂弛備。臣又使指揮余恩齎曆往賜仲容等。令毋撤
備以防盧珂諸黨。戚衆益喜。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
今官府所以安稱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
況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
不至者。即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
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爲詐。殺
之必矣。所賄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調其衆
○此○機○不○可○洩○○○○
口。若要伸。先用屈。贑州使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
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𫝊臣使人撥知仲容已就

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
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
以道經浰巢。恐搖諸賊。則別齎一牌以拘捕盧珂等
黨屬爲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問故。俊出牌視之。乃
皆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
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爲拘捕其屬。不復爲意。閏十
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凡各營官兵皆已散歸。
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
卒私往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乃大喜。遣人

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盧珂鄭志高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遂寘于獄。而夜使人趣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烏虎鎮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恩兵從龍川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

兵從龍南縣南平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
入守備指揮郟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逕入知府季斆
兵從信豐縣黄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
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擣下浰大
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浰先是賊徒得
池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
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
悉其精鋭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
聚爲三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兵首

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却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兵鼓譟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繞出岡背横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洞各哨官兵遥聞（紀戰功文法極詳而不亂不煩精）三洞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敗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障巢指揮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指揮郟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唐巢知府季斅

兵遂破石坑巢三坑巢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其餘墮崖塡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砲知府邢珣兵破黃田坳巢指揮姚璽兵破岑岡頭指揮余恩兵破塘含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郟文兵破半逕巢都坑巢尺八嶺

巢。知府季敩兵破新田逕巢古地巢指揮余恩兵破
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日千戶
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藍州巢十六
日推官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連日各擒斬首從
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然各巢
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復哨聚九連大山。
扼險自固。當臣看得九連山勢極高。橫亘數百餘里。
四面斬絶。我兵旣不能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
賊巢以百數。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間。誘激諸巢

相連而起。勢益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滚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為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并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

此法極用以張体

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遁。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覆賊於五花嶂。知府邢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覆賊於烏虎鎮。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村。知府季斆兵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奧。其餘奔散殘黨尚三百餘徒。分逃上下坪黄田坳諸處。各哨官兵復跡踪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和平。初五日復戰於上平下平。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黄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

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日知府邢珣李斅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日守備郟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堂寨、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四路爪探、皆以爲各巢積惡兇狡之賊皆已擒斬畧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係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脅從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

臣遣報効生員黃裳往驗虛實果如所撰因引其甲
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脅不得已之情
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遂
安插於白沙初七日據知府邢珣等呈稱我兵自去
歲二月從征閩寇迄今一年有餘未獲少休今幸各
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蒙俯順招安況今陰雨連
綿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動人懷耕作合無俯順下
情還師息衆及義官葉芳等并各村鄉居民亦告前
情臣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

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畱兵防守而歸
盜自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
月之間通共搗過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
九名顆次賊首三十八名顆從賊二千零六名顆俘
獲賊屬男婦八百九十名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二
隻匹器械贓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贓銀七十兩六
錢六分總計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
顆口隻匹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官審驗紀錄仍行
紀功御史聶賢施行具繇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等

會同江西巡按御史屠僑、廣東巡按御史毛鳳恭照
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陰圖不軌、積
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爲桀
驁難制、蓋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惟劫
掠焚燒是嗜、至於浰頭諸賊、雖亦剽劫擄掠是資、而
實懷僭擬竊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籍、隱匿遠近
妖邪、日夜規圖、漸成奸計、渠之賊首池仲容、池仲安
等、又皆力搏猛虎、捷競飛猱、兇惡之名、久已著聞、四
方賊黨、素所向服、是以負固恃頑、屢征益熾、前此知

其無可奈何。亦惟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菰養奸宄之謀。今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 朝廷威德廟堂成筭。何以及此。臣等切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討勦數番。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昔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

此日謀之何以歸美于一嗣[illegible]

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知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

若臣之廷踈茂劣。然而計功較績。顧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繇　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察徃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遙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掣而抑守臣于預之請。授之方畧而不拘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　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膽奪氣。浴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効謀者知無沮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筭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

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毋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竽成功敢於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賀伏願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及照兵備副使楊璜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加顯擢守備指揮郝文知府陳祥邢珣李斆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及千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陳屢立戰功俱合獎擢庶示激揚以爲後勸臣本凡庸繆當重任偶逢事機之會幸免覆餗之誅然功非其才福已踰分遂沾

痿痺之疾，既成廢棄之人，除已別行請罪乞休外，緣係捷音，及該兵部議擬，期於成功，不限以時，題奉欽依事理，爲此具本題可知，

添設和平縣治疏　添設縣治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廣東按察司分巡嶺東道兵備僉事朱昇，會呈據贛州府知府邢珣，惠州府知府陳祥呈奉臣按驗，據廣東惠州府龍川河源等縣省祭監生生員耆老陳震余世美黃宸等連名呈稱，浰頭岑岡等處叛賊池大鬢等魁首

動以百十徒黨不下數千始則占耕民田後遂攻打郡縣謝玉璘鄒訓等倡亂於弘治之末而此賊已為之先鋒徐允富張文昌繼亂於正德之初而此賊復張其羽翼荼毒三省二十餘年以來乃為三省逋逃之主遂稱群賊桀驁之魁捉河源縣之主簿虜南安府之經歷綁龍南縣之縣官戮信豐所之千戶肆然無忌規圖漸廣兇惡日增僭稱王號偽建元帥總兵都督將軍等名目雖屢蒙上司動調官兵多方征剿俱被漏網為患今蒙提督軍門親搗賊巢掃蕩殘黨

除數郡之荼毒萬姓之寃憤若不趂此機會建立縣治以控制三省賊衝之路切恐流賊復聚禍根又萌切見龍川和平地方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烟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之程其間山林阻隔地里遼遠人迹既稀奸宄多萃查得父老相傳原係循州龍川雷鄉二縣後因地方擾亂人民稀少除去循州雷鄉兩處止存龍川一縣洪武初年龍川尚有五十五里其後州縣既除聲教不及洪武十九等年賊

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將前項居民盡行殺戮。數百里內。人烟斷絕。自此賊巢日多。民居日耗。始將龍川縣都圖併作七里。迄於近年。民遭荼毒。遂至此極。如蒙憐念。於和平地方設建縣治。以控制猺峒。興起學校。以移易風俗。又將和平巡檢司。改立浰頭屯兵隄備。庶幾變盜賊之區。爲冠裳之地。實爲保安至計等因。臣會同　欽差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毛鳳議照前項地方。實係山林深險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閏餘之地。是以政教不及。人迹罕

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真足以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棄而不守斷爲狐鼠之窟穴。終萃逋逃之淵藪。況前此本亦州縣舊區始以縣存而民猶恃爲保障後因縣廢而賊遂據以陸梁是又往事之明驗矣。當賊盜猖熾之日。地方父老。屢有請復縣治之議。然其時賊方盤據。勢有不能。今賴 朝廷威德巢穴蕩平。若不乘此機會。復建縣治。以扼其要害。將來之事。斷未可知。臣等班師之

而盜方雖與平民雜者須建縣招什始可安插

日。脅從投招者尚不滿百。今未兩月遠近牽引而至

且二百矣若縣治不立制馭凋疎不過一年汎然投招之人必皆復化爲盜其時又復興師征剿剿而復聚長此不已亂將安窮夫盜賊之患譬如病人興師征剿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綏者飲食調養之道徒恃針藥之攻治而無飲食以調養之豈徒病不旋踵將元氣竭絕證患愈深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矣臣等竊以設縣移司實爲久安長治之策伏願

皇上鑒往事之明驗爲將來之永圖念事機之不可失哀民困之不可再俯采臣等所議特　勑該部早

賜施行、及照建縣之所、地名和平、以地名縣、似為得宜、乞從所奏、并將該設職官印信、即與銓選鑄給、簡賢以省費、均地以平徭、移巡司以據險要、寬賦役以蘇窮民、如此則夷險為易、化盜為良、可計日而效、不惟臣等得以幸逃日後之譴責、朝廷亦免再役之勤、百姓永享太平之樂矣、

再請疏通鹽法疏　江右鹽法

臣查得接管卷內、先為處置鹽鐵以充軍餉事、江西布政司呈奉總制江西左都御史陳金、批查得湖西

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不到商人往往私販廣鹽射利肥巳先蒙總督衙門奏
准廣鹽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追納米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克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
勅諭便宜處置暫將廣鹽許下三府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隨該布政司等官劉果等議稱委果于事有益于法無礙具呈詳允批行遵照立廠抽稅等因續該戶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許令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到於袁臨吉三府備行

禁革外、正德十二年正月十五日臣撫臨贛州、隨據副使楊璋呈稱奏調三省官兵夾勦上猶等巢、糧餉所費約用數萬石、若不早行計處、必致有誤軍機、查得前項鹽法准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便宜事例、行令前商許令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備軍餉、候事少寧另行具題禁止等因呈詳到臣看得即令調兵夾勦、糧餉缺乏、遵照　勑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平定之日、照舊停止、具題去後、

隨准戶部覆議將廣東官鹽暫於袁臨吉三府發賣
至正德十三年終止行該道官照前抽分將稅課供
給軍餉不許多取妄用至期照舊停止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轉行該道一體欽遵去後今
呈前因爲照袁吉等地方溪流湍悍灘石峻險淮鹽
逆水而上動經旬月之久廣鹽順流而下不過信宿（此談廣鹽行爲極詳切）
之程故民苦淮鹽之難而惟以廣鹽爲便自頃奉例
停止官府但有禁革之名其實私鹽無日不行何者
因地勢之便從民心之欲非但不能禁之於私每遇

水發。商舟動以百數。公然蔽河而下。如發機之弩。官（又言禁之甚迹以開而無益）

（公都）府邏卒。寡不敵衆。袖手岸傍。立視其過。莫得而沮遏之。故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此近事之既驗者。今南贛盜賊。雖已仰仗　天威。克平巢穴。然漏殄殘黨。難保必無。且地連三省。千數百里之內。連峯豩天。深林蔽日。其間已招之新民。尚懷反覆。未平之賊壘。多相勾聯。乘間窺竊。不時而有。方圖保成之策。未有撤兵之期。況後山從化等處。見在調兵

征勦，臣亦謬承方畧之命，師行糧食，勢所必然，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茍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　內帑，夫民既貧而歛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況內帑之發，非徒緩不及事，抑恐力有未敷，臣竊以為宜開復廣鹽，著為定例，籍其稅課，以預備軍餉不時之急，猶其羨餘，以少助　內府缺乏之需，實亦公私兩便，內外兼資，夫聚歛以為功，臣之所素恥也，掊克以招怨，臣之所不忍也，況臣歷疾日深，決於求退，已

可苟避地方之責但其事勢不得不然若巳革而復舉是遺後人以所難而於職守爲不忠矣願　皇上憫地方之瘠瘝哀民貧之巳甚慮軍資之乏絶察臣心之無他特　勑該部俯采所議酌量裁處早賜施行則地方幸甚

飛報寧王謀反疏　寧王謀逆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　勑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叅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

贛州啟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該縣知縣顧泌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稱亂，將孫都御史許副史并都司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放，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皆來沮臣，不宜輕進，其時臣尚未信，然逃亂之民，果已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前來追

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遏。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禀稱地方無主。乞留暫爲區畫。遠近軍民亦皆避攤呼號。隨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拿掌印官員。調取兵快水充糧船。盡被驅脅而去等因。臣奉前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　君父之難

所慮者直走留都倘令天下

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旬月之間。必且動搖　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

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
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
等官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又約會致仕鄉
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評事羅僑等與之定謀
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乘間務爲
躡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
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　天兵之速至庶解
東南之倒懸伏望　皇上省愆咎已命將出師因難
與邦未必非此臣以弱劣多病屢疏乞休況此地方

之責本亦非臣之任今茲扶疾赴闕實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齎奏之人去纔數日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 國難候區畫稍定各官畧可展布 朝廷命帥一臨亦遂遵照前 旨入闕了事就彼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 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國之誠而忘其緩 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冒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

文成既非地方之官命來攝事進止機宜皆有次第真戡亂造因手也

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今江西闔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裁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周經、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中、王思等，雖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況亦見在同事，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浙，南擾湖湘，窺留都以斷南北，收閩廣以益軍資。若不即爲控制，急遣重兵

必將噬臍無及。及照撫州府知府陳槐、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璉、寧都縣知縣王天與、豐城縣知縣顧佖、新淦縣知縣李美、奉新縣知縣劉守緒、泰和縣知縣李楫、南安府同知朱憲、贛州府同知夏克義、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閩省各官今見在者、乞

勅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顧募之兵無所仰給。

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即遇此變、復欲召募。將倚何資。輒復遵依　勑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庶幾軍衆可集。地方有賴。　國難可平。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舍人來儀親齎謹題

請　旨